



論

衡

六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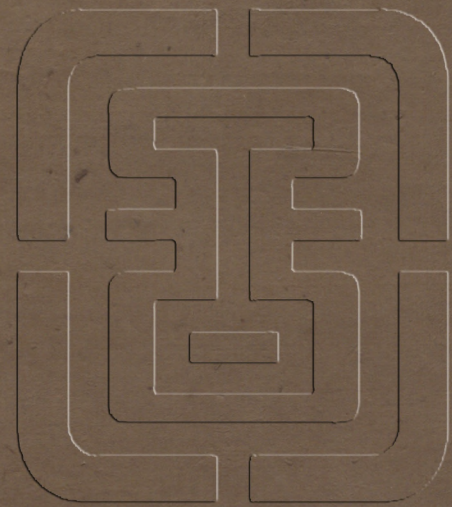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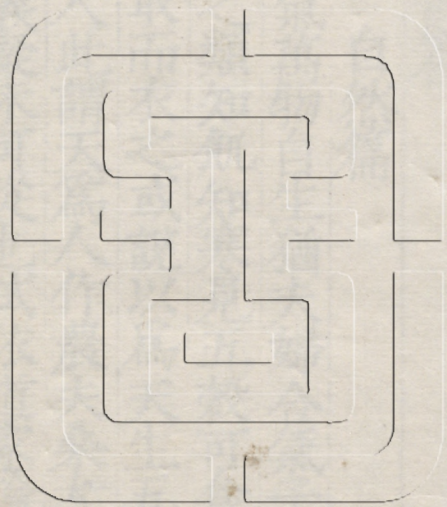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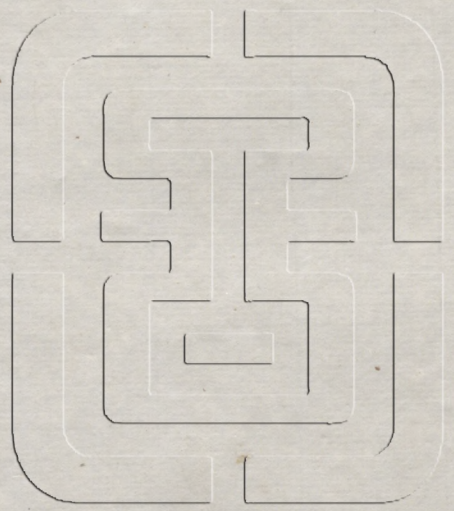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論衡卷第十八

王充

自然篇

感類篇

齊世篇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  
生含血之類知飢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  
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  
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  
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  
萬物之中穀愈飢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



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  
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  
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為故自然焉  
在無為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  
為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  
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為利欲之為也今無口目之  
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為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  
地知之地以土為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  
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  
平氣若雲煙雲煙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

皆本無有為有欲故動動則有為今天動行與人相  
似安得無為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  
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  
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  
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  
為此則無為也謂天自然無為者何氣也恬澹無欲  
無為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  
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  
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  
則仲父二則仲父為君乃易手桓公曰吾未得仲父



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  
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  
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  
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  
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  
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  
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  
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  
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僞錢  
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

卧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  
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  
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  
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  
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  
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  
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  
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  
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  
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



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魯成季友生字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三者之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為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為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為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為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為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為文字復為華葉

乎宋人或刻木為楮

一本作約

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

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為生也自為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為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為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為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為之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為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脉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為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為人者何也鼻



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畷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夫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

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已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



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霽然而雨物之莖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

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蒸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瀆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



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嘔噀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

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純德行而民矐矐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蠢不知相繩責也未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



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

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向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譴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  
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為至乎引過自責恐  
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  
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  
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  
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  
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  
後雨一有之字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  
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  
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

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

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也

一有也字

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

其留也始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  
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  
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滕曰秋大熟未穫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  
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  
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玉功狐  
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  
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



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為葬疑或以為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至極字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

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為害堯激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為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為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



通津草堂  
十一  
之音風雨暴至苟為雷雨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  
角而怒師曠為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  
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為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  
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為疾反風以立  
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  
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什接人而起接  
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  
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  
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  
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為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

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  
乃得周公死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  
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為民興利除害  
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  
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  
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為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  
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  
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為雷  
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  
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



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  
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  
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湏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  
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  
公時熒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  
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  
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  
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  
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  
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

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  
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  
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  
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  
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  
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  
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  
爲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秬鬯之所爲到  
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一有平字也周公功德盛於  
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



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眈者大夫之簀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簀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聞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也一有字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

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非常法故藏於金滕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



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湏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臥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湏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

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湏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湏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



賢乎夫管仲爲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反  
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  
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  
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  
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以  
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  
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  
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麋  
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鉞殺華吳於宋  
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

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瘕狗瘕狗入華臣之門華臣  
以爲左師來攻已也踰墻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  
左師懼國人自逐瘕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  
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  
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  
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蒼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  
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  
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况  
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  
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



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殿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竒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

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天折形面醜惡此



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未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天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

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下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蝻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



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  
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萊英色  
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  
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  
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  
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僮者抱關侏儒俳優  
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僮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  
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  
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  
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臥者居居坐

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  
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宓  
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  
襲故文王行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  
時人民文薄故孔子竹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  
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  
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  
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  
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  
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



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又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

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噓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



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父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飢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為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為郡決曹掾郡將搃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

代將死章後復為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比敗為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為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為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鶻賤雞鶻遠而雞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為文書者肯載於



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又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楊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魏魏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

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旣得天下無嘉瑞之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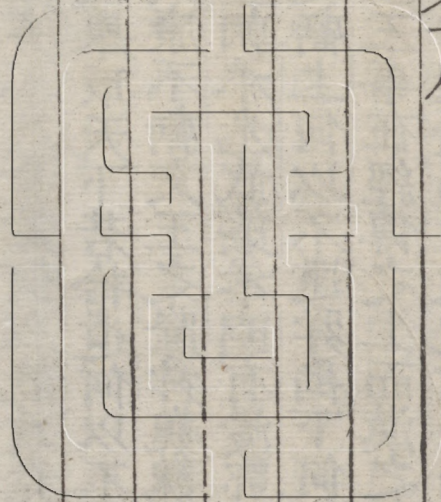


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

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魏魏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朝承光武襲孝明有浸鄼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一有書字爲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第十八



論衡卷第十八

通志

論衡卷第十九

王充

宣漢篇

恢國篇

驗符篇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  
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  
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  
太平者漢無聖  
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  
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

論衡卷第十九

通志



安樂爲符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竒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主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

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祜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置之路也



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閭世儒知不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旣無以知之何以知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



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  
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  
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  
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  
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  
太山後又集于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于  
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  
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  
或興子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  
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

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  
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  
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  
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  
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  
禾金出鼎見籬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  
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  
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  
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爲前世者渥  
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漢



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為美論治則古王為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權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

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為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為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城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脩仁歲遭運氣穀



頗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  
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鄙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  
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  
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裸人今被朝  
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跣今履商舄以盤石  
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埴坳爲平均化不賓爲齊  
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  
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  
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  
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  
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  
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  
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  
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  
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  
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  
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  
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



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  
犯也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  
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  
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  
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  
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  
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爲殷西伯臣事於紂  
以臣伐周夷齊耻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  
餓死首陽高祖不爲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  
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

以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  
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  
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西  
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  
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  
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  
高於淵洿爲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爲優傳書  
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  
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  
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



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  
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  
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  
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  
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散天下以雷雨  
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或云武王  
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  
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觶觶也楚莊王赦鄭  
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  
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觶觶袒之暴形也就

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閭樂誅二  
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  
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  
赴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姜里  
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配平  
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  
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  
狹誰也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貫  
飲酒舍負讎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地  
媼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



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  
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  
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  
舂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  
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  
起不聞竒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鷺子  
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  
武王得魚鳥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一  
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王棣武帝黃龍  
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

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  
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竒有神鼎黃金之怪  
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  
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  
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  
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  
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  
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  
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秉以爲王者生稟天命性命  
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爲薄再則爲厚如儒



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羗良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

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保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爲荒服越在九夷蜀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烏巴蜀越雋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夔巫楚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民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



法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思犯奪爵  
土惡其人者憎其骨餘立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貞  
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為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  
嗣二王立後恩已衰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  
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為  
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君之  
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陰氏  
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  
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  
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

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  
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  
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  
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  
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  
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  
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庸王  
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  
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  
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



德俊又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  
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  
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  
奪之姦以危爲寧以因爲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  
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  
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  
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  
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

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爲盟  
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  
數百千枝即共掇擁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  
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  
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  
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  
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  
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  
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  
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



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  
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  
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  
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  
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為酒罇後  
為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  
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為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  
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為聖王  
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楛見金之  
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

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  
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  
金有二品黃比見者黃為瑞也圮橋老父遺張良書  
化為黃石黃石之精出為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  
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傳寧宅土  
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  
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讜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  
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  
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  
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



栢梅李葉皆洽薄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  
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  
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  
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  
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  
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  
大凡六出水遂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  
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  
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  
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

合爲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今可與無下等乎  
今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  
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  
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內猶爲近矣  
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  
黃龍見于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  
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爲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  
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爲名賈誼智囊  
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  
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



唯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  
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遨戲象乾坤  
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  
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  
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青松喬之糧也甘  
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  
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為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  
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為土色位在  
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為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  
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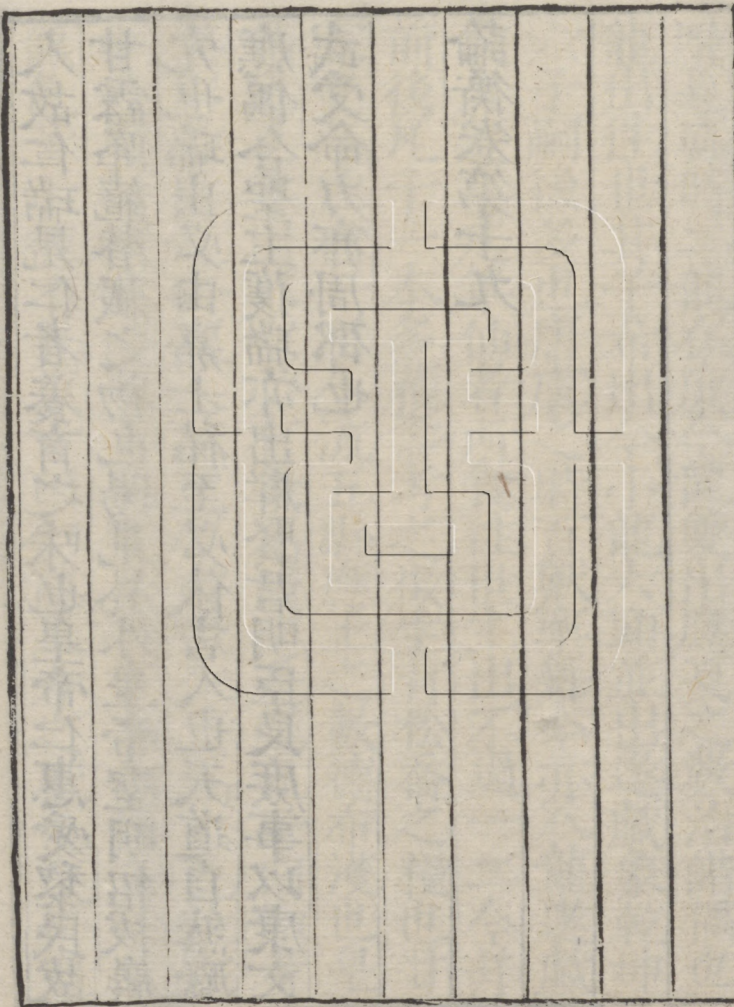
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  
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  
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  
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群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  
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第十九



論衡卷第二

王充



論衡卷第二十

王充

須頌篇

佚文篇

論死篇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問儒者禮言

論衡卷第二

王充



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變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

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喑者不能言是非



也然則方今盲啗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  
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  
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  
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  
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有廣從橫  
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大字豐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  
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  
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  
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  
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

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  
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  
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  
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濬故有  
高平或以鏤鍾平而夷之為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  
為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為鏤  
鍾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為平哉漢將為  
丘五三轉為濬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  
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為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  
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



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  
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  
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  
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  
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  
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  
猶言堯者得實者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況千言  
之論萬文之頌哉舩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  
舩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舩車采畫  
也農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疆文德闇不彰漢德不

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  
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  
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  
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  
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  
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  
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  
非徒參天也城墻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  
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墻文人之筆勁於築蹈  
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



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  
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為賢五三之際於斯為  
盛孝明之時眾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  
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  
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之不美善  
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  
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  
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  
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為妙異之曲坐者不  
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為觀者不知

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眾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  
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  
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  
人爭刻寫以為珍秘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  
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土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  
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  
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  
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  
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  
應實而定之漢不為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



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  
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  
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  
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  
治期之篇為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為治者  
優優者有之建初五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  
執德救備其災故順誠明雩為漢應變是故災變之  
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為漢論災是故春秋為漢制  
法論衡為漢平說從門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  
如升堂闕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

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  
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  
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  
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  
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  
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  
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  
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  
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  
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闔  
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  
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闔絃歌之聲文當興於  
漢喜樂得闔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墻壁之中恭王  
闔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  
為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  
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  
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  
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

辜大不謹敬成帝竒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  
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  
篇才高卓適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  
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  
一櫝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  
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  
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  
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竒之徵在蘭臺夫以三  
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  
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



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竒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微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

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贄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



上龍觶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與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

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旣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竒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旣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胷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



也論發冒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

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



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

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



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水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

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



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兇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之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



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  
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  
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  
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  
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  
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  
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  
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  
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  
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旣死復歸元氣  
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  
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惠者以含五常  
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  
藏不傷則人智惠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  
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  
者已敗矣所用爲智者已去矣形湏氣而成氣湏形  
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  
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  
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



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爲人所毆傷誼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患人之殺已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

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不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水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



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媿安能復爲形  
妬夫媚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夫死妻更  
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  
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旣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  
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  
脩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  
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  
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呼  
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

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  
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  
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  
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  
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  
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体  
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  
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  
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  
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



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  
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  
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  
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  
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  
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  
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  
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  
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

異於盎中之水平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  
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  
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  
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嗚呼於  
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貫育氣不害人使  
舒手而擊舉足而蹴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  
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嗚呼之時無嗣助  
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  
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  
爪牙墮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



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一有蹶字者氣適凝成未能堅  
 疆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疆審矣氣為形體形體  
 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  
 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  
 鷄卵之未字也頌溶於殼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  
 雌偃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  
 頌溶之時頌溶之氣安能害人之所以勇猛能害  
 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疆壯勇猛疆壯勇猛則  
 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  
 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

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  
 能害人有雞犬之畜為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  
 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  
 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已死於重見盜忿  
 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  
 也為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為蟬之形使死人  
 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為蟬者不能害  
 為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  
 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為吉  
 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



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人若為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已之體無兵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為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為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金湧氣蒸精怒胃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

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為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為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烧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烧人使人死精神為五行之物乎害人不能乎不能害人不能為物則為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為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為毒乎害人不能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



所為明矣

論衡卷第二十

論衡卷第二十  
所為明矣  
夫論者不為異無味不指  
入木刻入土刻入水刻入火刻入則入亦謂時為正  
貴人入也水火土金木之謂時也  
夫論者不為異無味不指  
入木刻入土刻入水刻入火刻入則入亦謂時為正  
貴人入也水火土金木之謂時也

論衡卷第二十一

王充

死偽篇

死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轅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為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如以人貴能為鬼則死者皆當為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為鬼



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  
比于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  
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  
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  
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  
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  
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已合會人君之威固嚴本  
作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  
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  
知二君死當報已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

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  
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  
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  
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  
君其圖之秋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  
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  
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  
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



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爲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

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乃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其不若且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



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  
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  
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  
問然后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  
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已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  
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  
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  
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  
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  
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

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  
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瘡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  
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哈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  
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  
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  
曰主苟死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伐齊  
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哈宣子失之  
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



則不可嗆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  
不瞑口不闔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嗆此  
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  
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  
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  
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  
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  
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  
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為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  
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

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  
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  
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  
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  
曰成乃瞑夫為靈不瞑為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  
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人一有心喜乃瞑  
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  
人不撫慰自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  
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  
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



言復三  
五  
通津草堂  
瞑與謚之為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已大惡也加謚為靈小過也不為大惡懷忿反為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為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主憎之哉何其為靈者眾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懷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

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為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死夫死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為淫厲况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鄉從政三世矣鄭雖無



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  
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  
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  
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  
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  
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  
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奔駟帶  
乃率國人遂依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  
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  
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

彊死者能爲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  
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  
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  
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  
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  
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  
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  
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爲鬼必明於伯  
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  
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



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彊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爲鬼子皙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皙不能彊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皙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翟士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

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



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  
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  
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藥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  
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藥水見之  
於是也而爲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  
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  
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爲獨然河泗之  
濱立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椁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

見百姓者平藥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濱圻  
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  
者之心幸異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  
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  
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  
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  
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皙  
以長頤以髯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  
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  
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已天下之



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為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君魯公牛衰病化為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為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為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



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况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鯨死其神為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為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鯨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為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為鯨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罷之占自有所為使鯨死其神審為黃熊夢見黃熊必鯨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為他

占未必以所見為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則知鯨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鯨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為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鯨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為似我而欲立之吕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吕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



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為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吕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為酖毒憤不知殺已者為誰安能為祟以報吕后使死人

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吕后殺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吕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吕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為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



懼怨家怨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  
脉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殖彭  
越燒殖一僂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  
殖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傳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  
民禮葬之發棺時臭憺

一本作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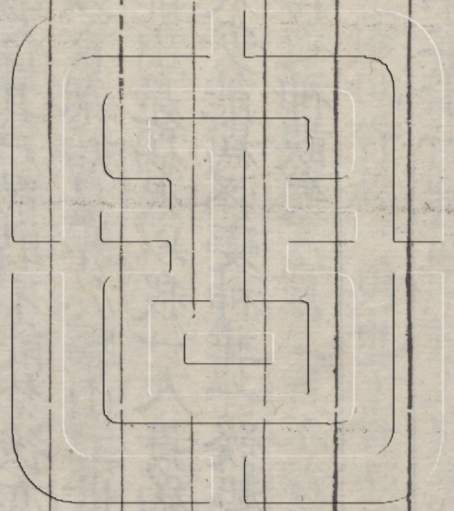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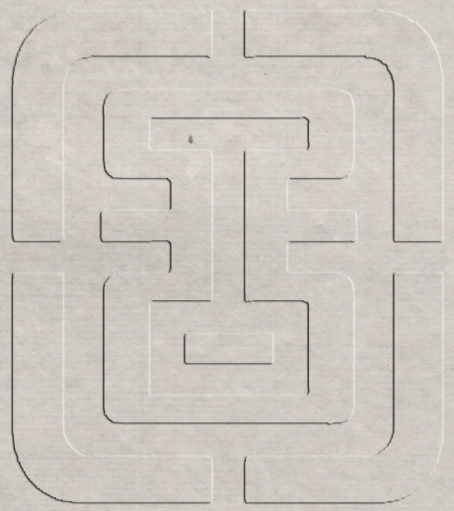
于天洛陽丞臨棺聞臭

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  
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為臭出  
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  
能堪毒憤而未為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

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  
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  
奪其衣物保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  
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  
其墓不能出鼻為火以殺一人貴為天子不能為神  
丁傳婦人安能為怪癩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  
則謂丁傳之神誤矣

論衡卷第二十一





高復三

三  
通海亭堂



